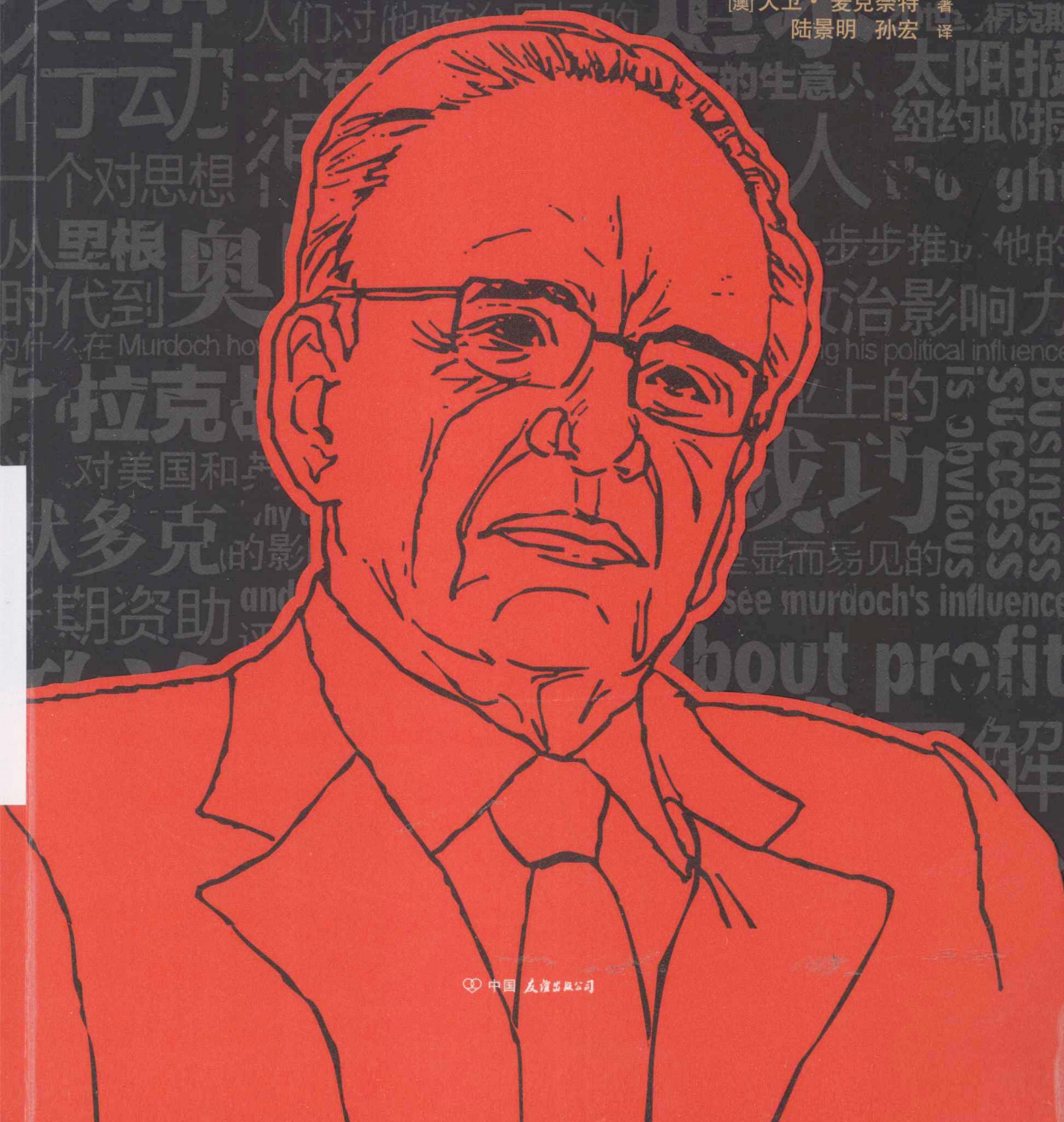


操控力

Rupert Murdoch
An Investigation
Of Political
Power

默多克如何获取权力和话语权

[澳] 大卫·麦克奈特 著
陆景明 孙宏 译



操控力

Rupert Murdoch
An Investigation
Of Political
Power

默多克如何获取权力和话语权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操控力：默多克如何获取权力和话语权 /（澳）麦
克奈特著；陆景明，孙宏译. --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
司，2012. 12
ISBN 978-7-5057-3133-2

I. ①操… II. ①麦… ②陆… ③孙… III. ①默多克
，R. L.（1931～）—生平事迹 IV. ①K836. 115. 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81669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2-8041

RUPERT MURDOCH: An Investigation of Political Power
By David McKnight 2012
First published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2012 by Allen & Unwin Pty Ltd., Sydney, Australia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len & Unwin Pty Ltd, Sydney, Australia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3
By Beijing Mediatime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书名	操控力：默多克如何获取权力和话语权
作者	〔澳〕大卫·麦克奈特 著 陆景明 孙宏 译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010-83670231
印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规格	700×1000 毫米 16 开 14.75印张 180 千字
版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3133-2
定价	32.0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1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64668676

「代序」

权力与财富

鲁伯特·默多克无疑是澳大利亚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人之一，但人们对他却有着诸多误解，其中最为普遍的就是仅将他视为一名商业奇才，实际上默多克无论在财富上还是在权力上都有很大的建树，而最令人费解的无疑就是默多克是如何使这二者浑然天成的。一方面，默多克运用他在政坛上的影响力为他的商业帝国添砖加瓦；另一方面，他又运用他的媒体影响力使他的政治仕途更上一层楼。正如大卫·麦克奈特在他的书中写到的，对于默多克而言，财富和权力不再是鱼与熊掌不可得兼；而是鱼与水，相辅相成。

随着时间的推移，默多克的财富和权力逐渐显现出了相辅相成、互为映照之势。一方面，他所掌控的权力越大，就越容易说服政客将法律向他的媒体帝国倾斜（我们在本书后所列举的英国工党托尼·布莱尔执政期间的数次事件就是最好的例证）；另一方面，他的媒体影响力越大，就越容易使他直接参与民主政体的日常运作之中。在澳大利亚豪奇政府执政期间，默多克的媒体帝国掌控着全澳大利亚 70% 的报刊。而在 25 年之后，这些报刊的主要记者和编辑又齐聚默多克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卡梅尔的家中，共同商讨如何处理吉拉德工党的问题。

正如麦克奈特在书中所说的，默多克的媒体帝国在三个英语国家

的影响力最为稳固，它们分别为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但在这三国中，默多克在权力和金钱之间的权衡方式，却大相径庭。在澳大利亚，默多克专注于运用新闻报纸的影响力来左右政治走向。由于澳大利亚对跨媒体企业所提出的拥有权的限制，要想在澳大利亚赢取丰厚的利润尤为困难。在英国，默多克利用其在卫星电视上所取得的政治力量，来为他的帝国添金加银，直到近期的窃听丑闻爆发，这一事态才有所停缓。而在美国，在经历了一连串的长期失败后（正如麦克奈特在书中提到的），默多克最终将权力和金钱这两者有机结合，使之互为依靠。

20世纪90年代中期，默多克和艾罗杰共同创办了福克斯新闻，而现在福克斯每年的利润高达数十亿美金。同时，它还是美国共和党的主要政治宣传工具和民粹保守主义的主要源头（民粹保守主义在过去15年间是美国政治文化的主流思想）。福克斯新闻是默多克成功路上的第一块基石。在它之上，默多克成功地将金钱和权力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但这种成功是美国特殊政治气候下的特例，还是默多克在向其他英语国家（或非英语国家）进军的试金石？目前尚未可知。

麦克奈特对默多克媒体帝国理想化风格的剖析独辟蹊径。默多克并没有多少的原创思想，他的成功在于他能将他的市场基本教义和美国的霸权主义，通过他的媒体帝国在英语国家中进行强制传播。正如麦克奈特在书中指出的那样，尽管默多克有着巨大的财富和足以创建或颠覆一个政府的能力，但反传统、反权威却一直是他的指导思想。在里根-撒切尔夫人时代前，默多克所反对的是老旧的阶级力量。但在这之后，一种被称为“新阶级”的“自由派精英”以及他们的反西方价值体系，就成了默多克的新宠。

在与“自由派精英”长期的文化争斗中，默多克深谙质量上乘的大报（如《泰晤士报》、《华尔街日报》和《澳大利亚人报》）以及大发

行量的小报（如《太阳报》、《世界新闻报》、《纽约邮报》、《太阳晚报》和《每日电讯报》）的重要性。虽然默多克本人对市场的力量坚信不疑，但在必要的时候，他仍然很愿意资助出版业和保守派智囊团，来为他的政治生涯铺路。如果没有默多克的慷慨资助，《澳大利亚人报》撑不过一年，而被奉为美国新保守主义思想源泉的《旗帜周刊》也会在一月内偃旗息鼓。

这些资助给默多克带来了巨大的收益。虽然历史无法重演，但正如麦克奈特在书中强调的那样，如果没有默多克媒体帝国的鼎力支持，伊拉克战争是否势在必行，确实难以预料。本书还间接地向读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默多克的福克斯新闻每天都对石油公司大加赞颂，美国是否还会对气候变化不遗余力地大肆抗争？在我看来，这实在是个非常切合当下的时事问题。

麦克奈特这次的调查起始于默多克的政治影响力如日中天之时，他当时就作出判断，默多克的媒体帝国终将轰然崩塌。乐观来看，本书只是记录了英语国家这些年民主政体中黑暗的一面；悲观来看，则是勾勒出了这些民主政体在今后所会遭遇的大难题。本书对媒体力量泛滥和政府懦弱之间的相关性做了一次深入的研究。在我看来，这是一本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书，应为广大读者所喜爱。

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政治学教授 罗伯特·曼尼

|| 自序 ||

誉满天下，谤满天下

1995年《纽约客》杂志记者肯·奥莱塔与默多克畅谈数小时后，写成了一篇人物志。文章中写到默多克冷血无情，为政客所惧怕，为商业对手所嫉妒。奥莱塔认为默多克俨然是一名“海盗”，“为了达成目的，不惜牺牲原则，更不顾规则的存在”。《纽约邮报》编辑柯·艾伦在之后一篇文章中给予了类似的回应，他说，在默多克的企业文化中，有着一一种“相比于同流合污，我们更倾向于做海盗”的文化。在人们的普遍观念中，海盗往往富有浪漫色彩，是一群极富叛逆思想的勇者，但现实中，海盗往往是残暴无情的象征。2011年，默多克以及他的众多编辑就因过分越界，而被英国当局逮个正着。其集团下属的《世界新闻报》被曝屡屡越过法律界限，窃听电话和贿赂警察。此丑闻一出，立刻在默多克的新闻集团中引起轩然大波，至今尚未停歇。

本书将对这位无论是财富还是政治影响力在全球都首屈一指的人物以及他的新闻集团做一次全方位的研究。现如今，整个出版业以默多克为题材的书籍已是铺天盖地，其作者大多为其魅力所倾倒，为其璀璨的商业成就和手段所折服。但默多克所真正关心的事情，包括他的政治仕途、他的政治权力以及政治思想，却往往被诸多作者所轻视，而这正是本书的重点所在，希望能够对以往这方面的缺失加以补充。

在书中，我将深度剖析默多克本人的政治意识形态，以及为此在金钱上所做的资助行为。

默多克的个人财富有 60 亿美元之巨，其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也毫不逊色于他的巨额财富。新闻集团是默多克一生的心血之作，其市值超过 300 亿美元，但它却不仅仅是一台巨型“印钞机”，除了巨额的利润以外，新闻事业更是新闻集团的一项重要使命。在过去 30 年的蜕变中，新闻集团的各个分支中，已经形成了一套清晰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信仰。本书将深入探讨这些政治价值观，以及使其繁衍壮大的企业文化，其中包括由编辑和高管参与的秘密政治协商会议、反复重申的报刊主题、私人的政治捐助行为以及对智囊团和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的资助。现今，新闻集团无论在澳大利亚、英国还是美国都有着很高的政治地位。虽然在伊拉克战争以及否认全球变暖等问题上，默多克和新闻集团的强大力量已表露无遗，但仍有许多事情至今仍不为世人所熟知，而这也就是本书的要义所在。

2011 年，默多克一帆风顺的政治之路首次出现了阻隔。该事件起源于 2005 年至 2006 年间，当时英国警方在一宗案件调查期间，监禁了两名疑犯，一位是名叫格伦·穆尔凯尔的私人侦探，另一人是《世界新闻报》的记者克莱夫·古德曼。这两人为了独家新闻，涉嫌非法窃听皇室成员的语音信箱留言。在警方进一步调查期间，却遭遇了新闻集团英国下属公司新闻国际的层层阻挠。根据之后进行的议会调查的报道，新闻国际是在“蓄意阻碍警方的刑事侦查”。该委员会还对一名高级警务人员的“懒散工作态度”进行了指责（该名警务人员曾在调查期间与新闻国际的几名高管共进午餐）。两个月后，这名警务人员退出警队，却担任了新闻国际旗下《泰晤士报》的专栏作者。再之后，一名《世界新闻报》的前副主编被警方聘为媒体战略策划师。

虽然新闻国际坚持认为，窃听行为只是个别顽劣记者的个人行径，

且该记者已经锒铛入狱，但之后数年的证据却显示，《世界新闻报》的窃听行为远非如此。2009年，数人就因新闻国际的窃听事件对其提起法律诉讼，并胜诉，其中就有职业足球联盟主席高登·泰勒。高登这一“石”激起了大众的怀疑浪潮。因涉嫌窃听而被囚禁的《世界新闻报》记者是一名皇家事务记者。如果他真的只是个别的“顽劣记者”，泰勒的电话怎么也会遭到窃听呢？

在此期间，对窃听案锲而不舍地追查的工党国会议员汤姆·华生也成了受害者。他让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下台的言论，就使得新闻集团高管贝卡·布鲁克颇为恼火，布鲁克警告称其不会原谅他的行径。华生后来发现《世界新闻报》曾雇用私家侦探跟踪他。另一名参与调查窃听案件的工党国会议员，也受到了新闻国际的威胁，称要将其私生活公之于众。

2011年伊始，随着新一轮针对《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调查的展开，一连串的高级编辑和高管纷遭逮捕。至此，新闻国际才不得不承认窃听已成蔓延之势。安迪·康尔森辞去卡梅伦首相代言人的职位，使窃听丑闻的政治寓意再度升级。康尔森曾是《世界新闻报》的编辑，在第一次窃听丑闻爆发后，就辞去了其编辑的职务。2011年7月，米莉·多乐的家长爆出，《世界新闻报》曾窃听了他们的电话，并有意删除了多乐的电话留言信箱，以便留出空间方便他们窃听，这曾一度使他们相信多乐还存活于世。此举也使警方的调查一度陷入泥潭。新闻集团不久后承认，他们曾向警方行贿以获得相关信息。两天后，新闻国际宣布关闭旗下的《世界新闻报》。该报曾是新闻国际下属报纸中盈利能力最强的一家报纸，同时也是默多克1969年的第一宗成功收购案。随着丑闻的深入，默多克不得不取消全盘收购英国卫星电视公司BSkyB的计划。几个月前，该计划才刚获得卡梅伦政府的批准。

2011年7月19日，默多克和他的儿子兼继任者詹姆斯，就窃听

丑闻一案接受了英国国会委员会的封闭式问话。除了默多克一时不能自己，称窃听事件实为“歇斯底里”以外，父子两人在问话中都对窃听一事守口如瓶。虽然二人都否认事前对窃听一事有所知晓，但随着警方和司法部门的深入调查，窃听丑闻的余波势必会在将来的某个时期，撼动默多克坚如磐石的媒体帝国。

本书将向您揭示，新闻集团在窃听丑闻中所表现出的傲慢和对规则的藐视。正如默多克前编辑大卫·蒙哥马利所说的：“默多克向来无视规则，更无视政府。”30年来，他的这种对政府的藐视，被诠释成是对自由市场和小政府的热爱。同时，这也符合默多克本人的特质，他自视为是一名叛逆者、旁观者和“精英阶级”的死对头，并以这些政治信仰而自命不凡。在他看来，他所代表的是广大的劳苦大众，而其对头却是那些官宦权贵。别的暂且不论，窃听丑闻的曝光充分说明了默多克绝不是一个旁观者，不但如此，他和他的编辑们还在选举期间大肆制造舆论，由此看来，他们其实是政治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是媒体的内幕操作者和政府权力的缔造者。

● 政治影响权力网

窃听丑闻不但暴露了默多克新闻帝国不道德的犯罪行为，更使围绕在英国政府周边的政治权利网大白于天下。当下的卡梅伦政府的政治权利网就始于2007年，当时任《世界新闻报》编辑的康尔森被任命为保守党和其领袖的媒体顾问。由于康尔森曾在第一次窃听事件期间供职于《世界新闻报》，该项任命曾饱受争议。但是卡梅伦依旧将默多克视为其竞选的关键人物，并一心要赢得其欢心。在卡梅伦刚坐上保守党领袖位子不久，就有人问过默多克对卡梅伦的评价，默多克这样

答道：“卡梅伦乏善可陈，他聪明，反应快，但毫无执政经验。”但在康尔森的帮助下，卡梅伦得到了默多克的全力支持。2008年，卡梅伦中止了自己的假期，应默多克之邀，踏上了他的豪华游艇，在希腊岛畅游期间举行了会晤。自此，卡梅伦在默多克心中的地位大幅提升。2009年9月，默多克决定在英国大选期间支持保守党，同时《太阳报》的头版头条打出了“工党必败”的标语。

2010年5月，在保守党执政后不久，默多克就成了首相府首批访客中的一员。在之后的议会问询中，默多克称当时他是受卡梅伦之邀，但走的却是首相府的后门。一个月后，布鲁克斯也应卡梅伦首相之邀，拜访了首相别墅。2010年圣诞前夕，卡梅伦参加了布鲁克斯的一场家庭晚宴，席间他会见了詹姆斯·默多克和其妻子凯瑟琳。之后的圣诞晚宴，他们又再度会面，也正是在这次会面中，卡梅伦政府应允了默多克新闻集团对BSkyB的全面收购。为了缓解政治局势，卡梅伦才不得不透露了以上细节，我们才得以知道，他们之间如此的正式和非正式的会面竟达十数次之多。卡梅伦与媒体的会议共计74次，其中与新闻国际的会议为26次，占到了1/3。在其执政的15个月期间，其内阁成员平均每三天就要与默多克新闻集团的高管会面一次。

卡梅伦与默多克之间这种亲密的政治联系，直到2011年年中窃听丑闻爆发才得以中止。就在米莉·多乐事件爆发的前一天，众多媒体界、商界和政界显要人物还参加了由默多克女儿伊丽莎白和其丈夫马修·弗洛伊德举办的聚会。其中就有詹姆斯、布鲁克斯和数名卡梅伦政府及工党的高级官员。而数周前，同一拨的政客还参加了新闻国际在伦敦郊外肯辛顿橘园所召开的年会。就在《世界新闻报》被关闭当日，卡梅伦首相还在大开首相府之门，颁发由《太阳报》赞助的2011年度勇敢警察奖。在默多克接受国会询问当晚，国会主席曾透露他和莱斯辛顿是多年的朋友。而后者正是默多克新闻集团的高管，并与默

多克有着很深的私交。

新闻集团与政治的亲密关系并不局限于保守党内，在布莱尔和布朗的工党执政期间同样存在。布鲁克斯曾承认他平均一年要拜访布莱尔和布朗不下6次。但我们相信这显然不过只是冰山一角，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工党制定的媒体法案，就好像是为默多克的新闻集团量身定制的一般。

多年来，无论是工党还是保守党执政，默多克以及其新闻集团的高管都频繁进出内阁，多番参与政事，数次在政府内斗中煽风点火，此外，他们还与多位国会议员、公司高管、政府游说人员和商界人士私交颇深。他们与政府之间可谓盘根错节，甚至与警方的关系也颇为密切。所有这一切，都源于他们手握媒体，使其能左右公众舆论和政治辩论。

❶ 默多克和澳大利亚

虽然窃听丑闻的余波并未祸及澳大利亚，但是在澳大利亚，默多克却有另一个头疼的问题。多年来，新闻集团澳大利亚下属子公司新闻有限公司，在澳大利亚的报业中独占鳌头，占据了澳大利亚70%的报纸市场，旗下报刊均在悉尼和墨尔本具有大额的发行量，如《先驱太阳报》、《每日电讯报》和《澳大利亚人报》（此为新闻集团在澳大利亚的旗舰报刊）。此外，在布里斯本、阿德莱德、达尔文和霍巴特等地，默多克的报业集团也稳居垄断之位，当地政府对其也有“俯首贴耳”之势。

在报业发行量大幅受挫的今天，默多克是否依然具有昔日的影响力呢？答案显然是肯定的。相较于其他媒体，报业拥有更为庞大的编

辑队伍，拥有更多话题素材，它们为广播、电视以及在线新闻不断提供着政治性议题，扮演着设定政治议题的角色。这些原型素材不断地影响着电台的煽情广播、电视的脱口秀节目以及互联网中的博客。此种似乎已不合时宜的报纸，却使默多克及其新闻集团下的众多编辑们获得了奠定政治辩论基调以及左右公众舆论的强大力量。根据某个第三方独立调研机构的调查显示，《每日电讯报》和《澳大利亚人报》在澳大利亚媒体业中的影响力首屈一指。

在 2010 年至 2011 年间，默多克及其新闻报刊曾数次开展运动破坏少数派工党的合法性，其巨大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工党和默多克的间隙源于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其间工党政府曾增加公共开支，用以刺激经济和保护就业。这一举措与默多克新闻集团的小政府和缩减政府开支的意识形态恰恰相左。在新闻集团看来，使澳大利亚自由市场崩塌的并不是次贷危机，而是建造学校，是保护澳大利亚民众免遭危机牵连的一系列政府公共财政方案。当政府向矿产大鳄增收税款时，新闻集团就是其背后阻挠的主要力量。正如罗伯特·曼尼教授所言，要不是《澳大利亚人报》与必和必拓、力拓矿业盘根错节的关系，在减免税款上也不会如此成功。当政府准备向碳排放加征赋税时，又是这些新闻报业站出来加以阻挠。

2010 年澳大利亚大选，工党击败自由党赢得大选。默多克旗下的新闻集团对此结果颇为不满。工党在由于议会中席位数减少，而不得不寻求独立议员以及绿党国会议员的支持之时，默多克旗下的新闻集团就开始对独立议员施加压力，要其支持自由党，如若不然，新闻集团将利用媒体优势，对其进行“狂轰滥炸”。这一切我们又是如何得知的呢？这都承蒙新闻集团澳大利亚区首席执行官约翰·哈提根在 2011 年 7 月参加 ABC 电台利·赛尔斯访谈节目时的自述。自窃听丑闻后，新闻集团澳大利亚分部便拒绝做出任何回应，与此同时，哈提根则宣

称报刊只对政府负责。言下之意，无非就是拒绝对新闻集团的全面调查。在国会议员罗伯特·奥克肖特被新闻集团澳大利亚分部不断“蓄意、恶意骚扰”这一问题上，哈提根这样回应道：“你可以去看一看，对奥克肖特的不友善并不是特例，在这一点上，我们对所有的独立议员都可谓是一视同仁。”在澳大利亚，新闻集团并不热衷于“真实报道”，他们所看重的是那些“抓眼球”的报道。而在别的国家，如此行径则等同于恃强凌弱。

赛尔斯还就 2011 年默多克的相关报道向哈提根提问。报道中称，当年默多克将其澳大利亚分部旗下的主编及高级雇员招至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卡梅尔的寓所中，并对他们表示了其对工党政府的不满，希望澳大利亚分部组织一场“改朝换代”的运动。当被问及当时在新闻集团内部，是否有一个“自上而下”的颠覆吉拉德政府的命令时，哈提根回答道：“当然是没有的。你要知道，新闻集团和许多别的公司一样，有着旁人不足以道的价值观。在必要的时候，公司从上而下，都会不由自主地‘同气连枝’、‘同仇敌忾’。这其中的一项就是对工党缺乏领导力的不满。”自上而下的指令根本就没有必要，因为我们是如此的“同气连枝”，而这份“同气连枝”也成就了对工党的愤愤不平。

默多克新闻集团的所有主编和哈提根一样，总是乐此不疲地宣称，在阻挠或支持政治活动上，他们从未受到过默多克的任何指示。但是他们却都在刻意回避一点，即一个新闻集团的所有者，根本就不需要采取糙如指令般的方式来贯彻他的观点。

在新闻集团如此庞大的媒体帝国中，其权力的贯彻远不如那些集权政体般的“步步为营”。其贯彻方式，有时是不屈不挠的，如当年默多克对美国对伊战争的全面支持（详见第 8 章），有时却是在随机应变的，如 2011 年 5 月的那次双簧。当年悉尼的《每日电讯报》主张重新

进行大选，而与其一母同胞的《澳大利亚人报》却极力反对。当时在这两兄弟的一唱一和中，仍然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对工党予以抨击。这已经远不是在对政治进行报道，而是在重新塑造政治。

● 对绿党的宣战

长期以来，澳大利亚绿党都是默多克的攻击目标。例如在 2004 年大选准备阶段，《先驱太阳报》就发表了一篇题为《绿党支持非法毒品交易》的文章。文章中宣称“摇头丸以及其他的一些非法毒品将通过柜台向年轻者出售”。但绿党的计划却是：“立法强制人们多使用自行车出行，少食肉制品；强制性迁移农民；将变性手术纳入澳大利亚医疗保险范畴。”在绿党领袖鲍勃·布朗的一再抗议下，澳大利亚报业评议会才将此篇文章定义为“不负责任的新闻报道”，称其中含有“大量的不实报道”。在大选迫在眉睫之际，在大众已受其“严重误导”之时，该报却只受到了如此轻描淡写的谴责，实在有些不正常。

一直以来，默多克的新闻报刊对澳大利亚绿党始终奉行着敌对的态度。2010 年大选中，绿党的支持率上升了近 12%，使其在参议院中赢得了 9 个席位。这使得政府中各方党派势均力敌，连工党在某些时候也不得不寻求绿党的支持。此时，《先驱太阳报》就发文称：“澳大利亚的政治舞台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并警告道，绿党将使澳大利亚成为一个“工业废墟”。《每日电讯报》的皮尔斯·阿克曼则警告读者需要“倍加小心”，因为绿党已“全盘控制”了吉拉德政府。《信使邮报》也说道，绿党对“澳大利亚参议院已是虎视眈眈”。《澳大利亚人报》更是警告道，澳大利亚正迈入了一个“充满变数的政治时期”，必须马上停止绿党对媒体的监督权。它还宣称，绿党对澳大利亚

毫无裨益可言，“应该被抹杀在票选之中”。

这所有的一切都与默多克的观点不谋而合。2010年当默多克出访澳大利亚时，就曾清楚地表明：“无论怎么样，都不要让该死的绿党横插一腿。”

◎ 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澳大利亚人

鲁伯特·默多克虽然在全球范围内有着很强的影响力，但其骨子里还是个彻头彻尾的澳大利亚人。在他那叛逆者和旁观者外表下的政治信仰，依然来源于生他养他40余载的故土澳大利亚。1985年，在加入美国国籍后，他成了全球最为知名的澳大利亚人。在曼哈顿法院，在180余名“外乡人”的注视下，默多克宣誓“彻底斩断与他国国王、君主、国家以及领土之间的从属和君臣关系，并不遗余力地拥护美国宪法”。整个宣誓仪式共持续了15分钟，当默多克及其家眷从法院后门走出时，门外正簇拥着一群等候已久的记者。当被问及为何要加入美国国籍时，默多克半推半就地回答道：“因为这是我一直想做的，我以此为乐。”在被追问为何以此为乐时，默多克则一反常态，拒绝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如果这些问题使他感到难堪，则很可能在他的内心深处，依然对澳大利亚恋恋不舍。美国法律规定，任何外籍人士拥有的电视广播牌照不得超过20%。也许默多克也正为此所困，无奈之下，只能效仿《圣经》中的以扫，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将出生之事抛诸脑后。默多克这碗“红豆汤”中，涉及华盛顿、纽约、芝加哥、波士顿等地的7家电视台，他意欲收购这7家电视台，用以构建日后的福克斯广播网络。

放弃澳洲国籍，加入美国国籍，不仅仅只是创建电视网络的技术

需要，更让默多克在新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贞操上得以一表决心。默多克加入美国国籍的数年后，苏联解体，默多克就此发表了一项演说。演讲中，他说，作为一个移民，他可以更客观地看到什么才是“真正的真理”，真理就是“美国化即现代化，美国管理国家社会的方式方法，正受到全世界人民的追捧”。对他而言，在苏联模式和美国模式之间，立场是如此的鲜明。

时至今日，虽然默多克对故土仍然有或多或少的眷恋，但就其思想和语言而言，他却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美国人。在伊拉克战争前夕，他怂恿他的美国同胞们共同支持布什总统的对伊战争，并说道：“似乎我们大家都有点自卑情结。但我认为，相对于让别国爱戴我们而言，让别国懂得尊重我们更为重要。”当竞争对手的报刊抨击他是一名澳大利亚人时，默多克回应道：“很多年前，我就已加入了美国国籍。从始至终，我都认为我自己是一名美国公民。”与许多美国移民一样，对于美国的信仰，默多克比许多本土的公民表现得更为虔诚。

这种对美国价值观近乎狂热的信仰，使默多克作为美国公民的另一个重要特质逐渐浮出水面，即对激进右派共和党不遗余力的财政支持。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默多克就是美国新保守派的主要资助人，而对伊宣战就是该党派诸多目标中的一项。他亲手为新保守派创办了《旗帜周刊》，还将周刊上的文章定期在澳大利亚的报刊上发表。在澳大利亚，默多克的报刊不顾新闻信仰，一再支持霍华德政府对伊战争的立场。当大多数记者因成为政府监管者而自豪之际，默多克旗下的记者却以成为政府的“哈巴狗”而沾沾自喜，对布什、布莱尔以及霍华德政府在战争上的立场一再俯首，对批评之声则横眉冷对。一篇社论这样写道：“对战争的反对之声，总是在出声之前就被腰斩了。”《先驱太阳报》的专栏作家安德鲁·伯特更上一层楼，将对伊战争描述为是对西方价值观的捍卫和对自由主义的一种宣扬，而对战争加以指责